

目 录

-
- 蒙城会道门概述 慕占民 (1)
对蒙城反动会道门暴乱史实回顾 邵光等 (16)
关于反动会道门的几个问题 李时庄 (41)
涡北会道门活动情况 乔正德 (45)
平息小涧会门暴乱 张金芾 (53)
三义、望町会道门活动概况 曹育才等 (58)
“天门道”会首刘金兰 张广志 (61)
受骗的车娘娘 李文胜 (73)
马玉龙及其爪牙下场 张广志 (75)
张金轩的反革命生涯 李江 (78)
-
- 参加枣宜会战的回忆 过家芳 (82)
歼灭敌酋横山少将的战斗 过家芳 (88)
从参加抗日到起义归来 庐守凡 (91)
日军在蒙城的暴行 葛建球 (96)
战斗在涡淮两岸 邵云 (102)
赵集人民的苦难岁月 江海 (110)
谢蹊县长在蒙城 李元龙 (112)

	一封慰劳信 李元龙 李桂岩(115)
	蒙城各地日军罪行录 潘梓城等(117)
烽	移村 涡北 小涧 楚村 双涧 白家湾 张桥子
	抗日纪实 郭玉龙等(127)
火	辘轳湾阻击战(郭玉龙 徐光庭) 三农民勇斗日本鬼(郭玉龙) 抓钩砸死日本兵(张金芾) 两位农民斗日寇(慕景才)
碧	杨子仪烈士传略 黄学教 宋龙飞 杨玉琦(132)
血	周元将军事略 邵长亮(138)
丹	附：周元赞 范文波(143)
心	郭鸿儒将军生平 郭鸿勋(145)
宦	蒙城新旧两派斗争风云录 吴 蓉(147)
海	从参议会选举看张王两派斗争 母连祥(178)
沉	我所认识的张秉衡 杨林祥(183)
浮	抗战时期的一桩资敌案 曹储才(185)
古	回忆在蒙片断 冯宏谦口述 冯腾月 葛建球整理(191)
城	张明扬起义 郭玉龙 徐光庭(198)
春	马玉昆轶事 李大琛(201)
秋	爱国将领高鸿文...高希五口述 陈文礼整理(204) 名医张确轶闻 张思功口述 周登岳 孙宗周整理(208)

- 蒙城中学初期概况 史蕴光(210)
北伐时期的平民小学 杨玉琦(213)
双涧集早期的三所学校 王谦 王心同(221)
我所了解的乐育小学 丁在洲(223)
抗战时期的贞干小学 李文(225)
建国初期的新华小学 葛建球 邵乃立(227)
我的几位老师 王登三(230)

- 《蒙城报》创办始末 刘炳权(234)
清末、民初的蒙城戏剧 范文波(237)
忆蒙城抗日宣传队 范文波口述
冯腾月整理(238)
说说蒙城“十番锣鼓” 冯腾月(241)

- 漫话蒙城基督教 候定国(243)
茆家窝天主教 三义区文史组(248)

- 蒙城民间巫师——端公 郑士元 胡洪昌(252)
孤仙现形记 李江(258)

- 读《漆园古今》 李联四(262)
刘宝民来信 (263)
周林来信节录 (265)
读《漆园古今》抒怀 王登三(266)

蒙城会道门概述

暴占民

会道门是一种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组织。蒙城会道门自民国以来，此起彼伏，不绝如缕。一战时期的“红枪会”，曾在大兴、辛集一带抗击过奉军；二战时期的“红学”，曾在城西北之姜饭棚一带伏击过“建国军”；抗日战争时期的“红学”（红枪会）、“白学”（杆子会），曾一度成为保家护乡的民团组织，在蒙城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解放战争时期，由于会门组织混入不少恶霸地主、兵痞流氓和国民党特务，遂使这一群众性迷信组织演变为反动组织，成为反对新政权，破坏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工具，建国后被取缔。

一、蒙城会道门历史溯源

会道门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，虽名称不一，但多系群众性的抗暴迷信组织。特别是不少农民起义，一开始多用宗教迷信的形式，宣传和组织群众，反对贪官污吏、豪绅地主和腐败皇朝。如东汉时期张角领导的“黄巾军”，就是通过对“太平道”教义的传播和给人治病，在河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组织数十万徒众，以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为口号，反对东汉皇朝；北宋时期的方腊起义，

事先是通过摩尼教的形式来宣传、组织群众的，南宋时期的钟相、杨么，在洞庭湖一带，利用巫教形式组织农民，并提出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口号，对抗官府和地主豪绅；元朝末年韩山童和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，以白莲教的形式组织群众，并提出“摧富益贫”和“杀尽不平”来实现太平的口号，在颍州（阜阳）起义，瓦解了元朝的统治基础；清末的“义和团”和民国时期的“红枪会”，也都是以拜神坛、喝符水等宗教迷信形式来进行反帝、反封建皇朝和反军阀的斗争。而蒙城会道门也是这条线索的延伸和发展。但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，它逐渐为少数阴谋家和野心家所掌握、利用，日益暴露其反动性。当蒋家王朝败局一定之时，他们提出“不保蒋，不保毛，单保真主来坐朝”的口号，妄图在中国另立天下，复辟封建皇朝；当蒋介石即将被赶出祖国大陆之时，他们又提出“蒋倒灭共”的口号，并以“忠心保主打天下，谁不上阵杀全家；真龙已下凡，天将齐助战”为妖言，来威胁和欺骗群众与共产党作对，其反动性已昭然若揭。

二、蒙城会道门种类及分布

会道门是一定历史时期产物。全国虽没有一个统一组织，但各种会道门却有其独立系统和不同发展历史，据有关史料统计，全国有名气的会道门二百多种，并拥有大量道徒。建国前后，一些恶霸地主、兵痞流氓、汉奸特务，利用广大群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落后迷信思想，以开坛摆供，吃斋行善，修仙成神，消灾避难等迷惑人心，欺骗群众入道，仅蒙城县就有会道门三十多种，如：天门道、圣贤

道、一贯道、红学、黄学、白学（杆子会）、黑门、坎门、花兰会、三佛门、大刀会、小刀会、同善社、金华堂、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（一心堂）、天仙道、乾元堂、小白棍、中原道、诚心道、抹门、玄门、儒门、老母道、黄龙道、金钻道、兜兜会、白莲教、清心堂、传子教、朱医科等。其中比较反动的有天门道、红学、三佛门、黄学、圣贤道、白学、大刀会等十余种，拥有会众数万人，其分布于全县，并与淮北各县有勾连。当时蒙城会道门活动比较频繁和集中的地方有坛城、板桥、三义、望町、乐土、城郊等区。他们在建国前后组织暴乱，攻打我区乡政府，杀害我基层干部，抢劫我武器弹药和粮食，并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（农历四月初八），一度攻入蒙城县城，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，复辟其封建皇朝。据统计，当时参加暴乱活动的会众达万人，直接攻打我县区乡政府者有五千余人，百分之八十是天门道、红学、三佛门的会众。

三、蒙城会门暴动的主力军——天门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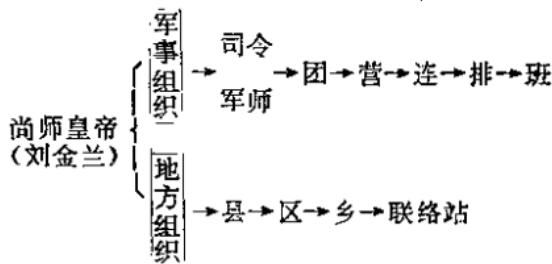
在蒙城地区的会道门中，除天门道的人数最多外，其次就是红学、三佛门、黄学、圣贤道等，人数都在数千人以上。到蒙城会门暴动时，他们都合并或依附天门道，正如天门道所鼓吹的：世上只留一个门，就是“天门”，人间只有一个道，就是“天门道”。天门大开，“万道归一”。天门道真有囊括四海，并吞八方之野心。

天门道首刘金兰是涡阳大刘庄人（今属利辛县阎集）。他自称“真龙天子”，系明朝皇帝朱洪武转世，续为“后明

尚师皇帝”，立国号“尚明祖”，并刻有“尚明祖”、“治安天盘”等玉印，还封有文官武将、三宫六院、七十二妃等，组成封建皇朝的班底。从他们的组织系统、入道仪式，不难看出其反动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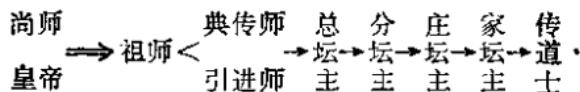
1、天门道的组织系统

天门道的组织系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。朝内设有四科，即：政事科、文学科、行德科，言语科，封有军师、太师、娘娘，元帅、引路侯等。但还有一个军事武装系统和地方组织系统：



军师有宫洪亮、赵小全等，正副总司令有李洪魁、胡诚心等，团长有杨春荣、魏长江、赵兴荣、何振业等；县长是李同寅，秘书长是李汉三。

天门道内部的组织系统是：



2、入道仪式：

按天门道规定：凡入道者需有引进师介绍，分期分批在

夜间举行入道仪式。由披红挂彩的坛主主持，申请入道的人，先用净水洗手、漱口，然后烧香磕头。烧香时先插一根，谓之“信香”，再跪地上，九叩九拜，进行宣誓。誓词有：

进佛堂诚心诚意，出佛堂不言不语，
犯者天打五雷轰！
相信神仙，服从神仙，依靠神仙；
保佑神仙，犯者天打五雷轰！

接着还要学唱法语：

拜祖师，在东南，你的仙法向我传。
你的仙法传给我，能打能闹几十年。
单等新主登了位，众仙共享太平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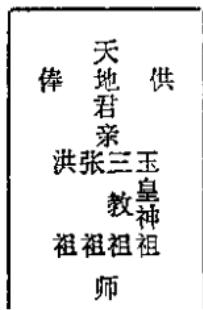
主持人还向入道的会众进行欺骗宣传：

学会天门道，能避飞机和大炮；
参加天门道，田地家当都不要；
顺从天门道，百病能治好；
传播天门道，长生永不老！

入道者又九叩九拜，这样就算加入了天门道。以后，初一、十五都要烧香磕头。并要求入道之人“亲串亲，邻串邻，朋友串朋友，一齐来传道。传一人者，全家免灾；传十人者，全村免灾；传百人者，可抗拒一切妖魔；传千人者，可长生不老。”

凡入道者都必需交二至五元法币或钢洋，并发给佛袋和神牌。佛袋是用丝质缕子做成，长四尺，宽一尺二寸，有红、黄、白、兰、绿五种颜色，鼓吹能管五百人躲劫避难。佛袋上写有“兴天扶圣，治国安邦”字样。

神牌是作为道众烧香敬奉之用，其样式为：



注：也有把“天地君亲师”写成“天地君情师”的。

只要加入天门道，就像孙悟空戴上了“紧箍咒”，要“忠心保主”，誓不变心。所以不少人被骗入道后，也跟在道首后面摇旗呐喊，散布流言蜚语，胡说什么：如今“末劫已到，天要刮黑风，下红雨，大灾大难，铜头铁罗汉，躲不过十月二十三，大树刮得连根起，石滚刮得跟头翻，在劫之人命难逃，只要入了道，老少得平安。”又吹嘘说，入道之后能学会法术，“拿起秫秸当马骑，拿起簸箕当飞机，鸡毛毽子当飞刀，吹口法气子弹跑。”以此来欺骗愚昧落后的群众，拼凑反革命人马。

四、蒙城会道门的罪恶活动

蒙城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大致有以下几点：

1、散布封建迷信，欺骗威胁群众入道

蒙城反动会道门，利用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压迫、剥削之害，备受战乱之苦，渴望太平的心里，把自己粉饰成公

正无私，最能救民于水火的“救世主”，胡说刘金兰才是圣明的“真主”。“只要入了天门道，大灾大难能避掉，金银财宝滚滚来，长生不老乐逍遥。”因此，不少人受骗上当，误入迷途。如蒙城东南怀远县曹老集金台孜有个贫苦人家出身的程丫头，十五岁就跟着父亲加入天门道，后被刘金兰奸污。刘说：“嫁给我吧，不种庄稼吃白面，不织丝罗穿绸缎，”并以三尺黄绫为凭证，封程丫头为“娘娘”。同时，刘金兰又谎称佛祖对他说：“东方月中有一女，头上戴着一朵花，若问她是哪一个，就是她——”指着镜中的程丫头。所以，程丫头在刘金兰花言巧语的诱骗下，深信自己就是月中之女，也就跟着刘金兰装神弄鬼，成为诱骗群众入道的“妖婆”。一九五五年被捕时，她还执迷不悟，绝食、自杀、摔碗，呼叫亲人刘金兰（于一九五三年六月被处决于蒙城），“天老爷，地老爷，西天佛祖来救我！”可见受毒之深，后被判十五年徒刑。

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自愿参加会道门的仅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，大部分是被迫或受骗参加的。据涡北地区大邹家三个庄七十二户统计，当时参加暴动的四十二户四十二人，其中只有五户五人是自愿参加的，大多数是怕全家被杀才跟着干的。

另外，在望町一带还规定，凡有兄弟二人的必须有一人参加会门，三人的去两人，不去者杀全家。袁庄没有人参加，他们就集中三百道徒在这个庄大吃大喝，直把东西吃光为止，使群众没办法生活下去，也就参加了。这样，会首李洪魁在一周之内就由四百人发展到一千多人，可见其手段之恶劣。

2、敲榨民财，奸污妇女

凡入道者，必须交 1——2 块银元入道费，买佛袋和神牌也要出不少钱。据“洪祖师”刘吉雨供认，他一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写牌子几万张，佛袋数千条，买田五百余亩。道首所到之处，当地会众都要筹办酒席，供他们大吃大喝。

同时，道首们在各地巡视之时，都与女道徒寻欢作乐。特别是刘金兰，每到一处以龙不空床为妖言，见漂亮的姑娘、媳妇就霸占，并封为娘娘，有洪娘娘、卢娘娘、杨娘娘、车娘娘、马娘娘、程娘娘等几十人。有一次刘到蒙、怀一带传道，以龙不住空房为名，把三个少女留在屋内，让她们“裸体过仙桥”，供他欣赏、挑选，选中者就进行糟蹋，后封为“娘娘”。就这样，不知有多少妇女被会首们奸污。

3、编造流言蜚语，扰乱社会治安

会道门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，到处散布谣言，不是说：“今年大人死七分，男人恶劫（刀枪死），女人善劫（瘟病死）。”就是说：“明年七月刮黑风三天，十月二十三下红雨七天”，以此蛊惑人心，制造混乱。

一九五四年淮河中上游普降大雨，凤台硖山口上游禹王堤段被洪水冲破，蒙凤怀交界处一片汪洋。这时天门道又乘机破坏，散布谣言说：“洪水泡天，末日来临，只有信道方能变灾为福”。并编造“毛人水鬼”的谎言惊吓群众。他们深更半夜，命道徒戴上鬼脸面具，装扮成“毛人水鬼”，出没于灾民集中地方。胡说什么“水鬼一出，男人割阴茎，女人割奶头，制造原子弹”。当水鬼在深夜一出现，只要一人惊叫，众人都随之大喊“水鬼来了！水鬼来了！”一连数夜，搞得人心惶惶。直到我人民政府派出工作队进入这一地

区时，才逐渐平静。那时，在涡河两岸也有“水鬼毛人”的谣传，弄得城乡人民，日落之后就不敢外出，小孩子更不能乱跑，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。

4、攻打我县区政府，杀害区乡干部

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（农历二月二十九日）小涧会首蔡佩玉伙同国民党保安副队长曹克宽、乡长赵义德、于建三等，组织会众百余人袭击我驻蔡朝宋庄的小涧区委，杀害区委书记赵月同、组织部长陈文琳等干部战士十六人，抢走公粮一万余斤，马三匹，长短枪多支。
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，乐土、柳林一带会首曹训乾（号曹傻子）、李汉三等，组织会匪三百余人，在凤、蒙、怀交界处袭击我张大庙区政府，幸被我及早发现而击溃。后曹傻子被我县政府捕捉，处决于陈桥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，涡河北天门道“并肩王”赵化仁和“草龙”宋玉奎企图暴动，三月十日左右被逮捕入狱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（农历四月初七），天门道总司令（称九路军）李洪魁，率会众暗杀我驻魏海子庄反霸工作队刘宗寅（区农会主任）等八名同志，当晚又袭击望町区政府，杀害区委副书记杨玉林、区长石宗礼等。同晚，三义区会首胡诚心、张金轩等在三义集南，悬灯召开大会，计划攻打三义区政府。当晚区政府转移。第二天会匪进三义，把仓库人员姬庆林用杆子扎几个洞（未死），捉住区工作员胡××，活埋于张大庙，并抢去粮食三千多斤。

五月五日拂晓，涡北会首宫洪亮、于敬祖等，率会众一千余人攻入县城，旋被击溃，宫洪亮被击毙。

五月八日上午，李洪魁率会众千余人，在望町东汪大桥

侯寨，伏击援蒙的阜阳军分区警卫营，使我军受创严重，伤亡近五十人。

五、蒙城“五五”会门暴动始末

一九四九年春，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横渡长江，攻克南京，解放全国和广大人民踊跃支前，参战之机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制造谣言说：“世界大战要爆发”，“八路军站不住脚”，“支前担架队员都是去送死的”等。反动天门道头子刘金兰更加嚣张。他们又编造出“先灭蒋，后灭毛，才能保住真主来坐朝”的妖言。还说什么：“四月八，龙门开，天门大道都起来，打开蒙城县，迎接朝廷来。”声称：全国三十七个县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都起来暴动。是时，阜阳、阜南、颍上、涡阳、怀远以及河南一些地区的会道门也都蠢蠢欲动。蒙城县委于三月十日前后逮捕了涡河以北会门头子赵化仁等。四月底，刘金兰在涡北秘密召开会议，参加的主要会首：涡北有宫洪亮、于敬祖、郑怀德等；涡南有李洪魁、胡诚心等，策划涡南涡北同时行动，“劫牢反狱，攻城救赵（即赵化仁）。”同时组织两个司令部：

涡南为第一司令部。

总司令为李洪魁，副总司令是胡诚心，李汉三。

司令部有独立营营长魏益三，张疙瘩，直属连长李同志、任廷见，通讯排长李虎皮、魏俭三，卫士排长梁书玉、李秀芝，秘书刘雪永、赵玉黄，赵祥太。司令部还下设有：联络站（站长吴建先、宋桂钦），参谋处（参谋吴剑仙、梁登科），指挥部（指挥官张惠民、卢振生），书记处（书记官阎振

生等），军需处（处长孟献义〔原我望町区财粮区员〕），辎重营（营长何芳明），特务营（营长曹金山、刘怀德）。

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团和联络团。团长有：杨春荣、魏长江、赵兴荣、李献章、张丙仁、何振叶等。

县长是李同寅，秘书长是李汉三，后方联络员有李同圣、魏纪叶、李同志、魏登三、李魁、李同文等人。

涡北为第二司令部。

总司令是赵化仁（已被捕），副总司令是于敬祖、郑怀德。

司令部下又封有元帅（王家继）、参谋长（赵化干）、指挥官（张洪长）、副指挥官（宫振东），先行官（张化良〔原我板桥区区员〕）。

团长（宫洪亮），团下设有一、二、三、四营。

四月二十九日（农历四月初二）自称“天九军”副司令胡诚心，在北关主持暴动会议，传达朝廷刘金兰的旨意，说：“有七无八，有八必有天下”，决定四月初八是龙门开的日子，在蒙城进行暴动，并分派于敬祖带人打北门，郑怀德打西门，李汉三打东门，李洪魁、魏长江等打南门。

五月四日，涡北天门道首于敬祖、郑怀德、宫洪亮等分别在坛城、张集、板桥、黄寨、宫桥、全集等处开坛拜祖，纠集会众宣称：刘金兰就是“真龙天子”，如今“真龙已下凡，天将齐助战，皇帝降圣旨，先打蒙城县。”一定要“忠心保主打天下，谁不上阵杀全家。”并欺骗会众说：“左挎小竹篮，手摇芭蕉扇，不怕共军枪和炮，扇扇就往篮里掉。”并于坛城南黄寨西北森林内集合千余人，准备攻打县城。

同日夜，涡南会首胡诚心亦纠集数百人，在三义集南召

开大会，计划先打三义区，后攻蒙城县。望町会首李洪魁，这天也纠集会众千余人，打掉了我望町区政府，并于五日拂晓向蒙城进发，计划汇合三义方面的会匪攻城。

五月五日拂晓，涡北会匪乘大雾涌过涡河浮桥，冲进城内。一路攻县委驻地一黉宫，一路逼近公安局，围攻监狱，妄图打开监狱，劫走会首赵化仁等。我县大队闻讯立即出动，大队副贾德才带一连三排跑步前往大街迎击敌人，并顺大街往北打，县委书记邵光同志带一个排，经大街巷口、文明街直奔监狱，配合固守监狱的保卫队袭击敌人。攻监狱之会匪见我援军已到，纷纷溃逃，部分钻进小巷，窜入“乐天池”浴池，妄图同北大街败逃之匪徒汇合，继续顽抗，在“乐天池”内，被县大队参谋李幼臣堵住大门，用冲锋枪击毙三十余人。战斗不到一个小时，会匪就被赶出县城。共击毙会匪四十余人，俘一百余人。望町李洪魁匪部赶到城西十二华里的白庙时，听说攻城会匪已被击溃，未敢再前进；胡诚心匪部因企图消灭我三义区政府的阴谋未能得逞，亦停留于三义集未敢妄动。

五月八日，军分区警卫营援蒙剿匪，因刘营长轻敌麻痹，未作临战准备，下午二时行至望町东汪大桥时，遭到潜藏路旁麦棵里会匪的伏击，损失重机枪二挺，轻机枪六挺，迫击炮二门，长短枪五十余支，殉难战士二十二人，伤二十五人。会匪得势后更加猖狂，计划汇集三义等地会匪四千余人，再次攻打县城。

五月十三日，省独立旅一个营和军分区十二团及蒙城县大队，围会匪于望町之陆楼、后杨家、孙家和张草寺一带。这时，匪首李洪魁挎着小竹篮，手挥羽毛扇，装神弄鬼地高

喊道：“枪炮子弹千百万，装不满我的小竹篮，真主自有百神助，大家只管杀上前！”但乌合之众，怎能抵挡住我军猛烈的炮火。倾刻之间会匪纷纷倒地，土崩瓦解，共歼匪一千余人，其中被击毙者四百三十三名，匪首李洪魁、魏长江等也被送往西天！蒙城反动会门暴动也就至此平息。

六、蒙城会门暴动之管见

蒙城反动会道门暴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教训也是深刻的。笔者在这里暂不详细评述，仅粗略地谈一下个人看法。

其一，蒙城地处淮北，在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，科学文化比较落后。千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的封建迷信思想依然根深蒂固，不少人还敬神拜佛，迷信鬼怪，认为“真龙天子”是救世主，神仙佛祖可降福人间，免灾除难，保佑平安。因而，一些地主恶霸、兵痞流氓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，为达到其反对共产党、颠覆新政权的目的，就利用会道门这一迷信组织，诱骗和煽动群众进行罪恶活动。

其二，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，我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，地方政权刚刚建立，群众基础薄弱。有的基层干部水平不高，在执行政策上违反了群众意愿。加之地区合并，新老政权交替，少数坏人乘机混入我区乡政权，与会道门内外勾结，从中破坏。

其三，当时某些干部对会道门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，放松了对会门警惕；同时，也没有掌握住会道门内部的具体情况，致使会道门得以兴风作浪。